



古今治平略

7保土
5071
25-13



門ノ保
5071
卷 25-13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九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朱儼子美父訂

海昌門人郭維城亞禰父較

薦辟篇

三代薦辟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
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于天諸侯得宜為
諸侯者薦之于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于君士

古今治平略 卷十九
得宜爲士者薦之于有司。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士。則
不難以玄纁玉帛起諸畎畝而加之大位。是故自虞
廷疇咨庸命而師錫有鰥。若采俾乂而僉曰伯禹。此
薦舉之始也。自商湯三聘及于莘野。武丁形求拔于
傅巖。此徵聘之始也。沿及成周。雖以學校養士。以俊
秀升才。而推薦之道不少偏廢。是故周公之爲相也。
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
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
人。官朝者萬人。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猶恐失天下之士。當是時。天下之賢才
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
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
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
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
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
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
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

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成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徒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是故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殿冶。得地千里。不若得

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理數哉。降及春秋。此風不替。齊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于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于軍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

古今治平要 卷十九
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
鈞始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
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桓公不聽強相鮑叔
固辭讓而止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
也願得之而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躡其拳膠
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
車迎之被以燿火釁以犧豭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
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
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

夷吾佐子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鮑
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晉文公問于舅犯誰可使
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
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
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秦穆
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
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

古今通考卷之九十九
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

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是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爲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臣之罪當稽于理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

古公治平卷
卷十九
教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
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
國令行于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
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
也臣願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以孫叔敖
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
子喜而入見于王曰敖果可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
黨施刑而不軌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晉
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奚可而爲之祁黃

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
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
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
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
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
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
黃羊可謂公矣時趙文子爲政文子其中退然如不
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其所舉于晉國管庫
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晉頃公

時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

近不偏寵居利思義有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

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王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驂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此必驂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

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及趙簡子時。解狐與荆伯柳爲怨。趙簡子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是皆以薦舉爲重。而無公私之見者矣。迨于戰國。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觸。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

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曰、吾聞君問相、與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我于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于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

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季成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慚、曰、觸失望于先生、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于是

翟黃肉慙不出三月齊威王之時成侯卿善舉士王嘗遊于瑤臺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及至王以所言問之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賓州而燕人給牲地八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于齊足究忌舉之邾才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

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後宣王時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比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梁父之陰則郅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持七士也久之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

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言之還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馬非昨爲駑駘今成駉驥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爲之顧盼者也今臣欲以駿馬見于更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臣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悅蘇子嗟夫火以吹焚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則

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爲鏡之華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于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于凡虜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于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夫樟木盤根鈎枝瘦節蠹皮輪函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荆璆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

不相盼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且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之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陸睦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厠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美于章華之臺炫燿于綺羅

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蠹材于幽岫毀質于柴草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爲大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對曰進賢爲賢子曰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禽默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

古今治平略 卷十九
謂之竊位。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兩漢薦辟

三國六朝附

漢初薦士無定法。宰相列侯皆得薦舉。初韓信入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上不我用，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必○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揚○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卒○用○其○策○取○三○秦○還○定○天○下○由○蕭○何○薦○之○力○也

陳平入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敗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終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

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軍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王乃大用平卒定漢業謀爲多後論功封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

無知先是蕭何微時與曹參友善及爲相微有隙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何死不恨矣參聞何病告舍人趨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爲相舉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他如張孟則灌嬰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魏尚則馮唐薦之孟舒則田叔薦之故能將相得人中外稱治平焉武帝初年除吏之權盡出宰相又有繆舉之罰竇嬰田蚡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

古今治平略
令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武帝嘗謂蚡曰
君除吏完未吾亦欲除吏何如嗣是帝欲陰殺其權
恐不知其人可用遂置侍中爲加官除宰相外皆帶
之朝夕在側以薦導人物嚴助侍中則薦朱實臣衛
青侍中則薦王父偃楊得意侍中則薦司馬相如漢
之得人于斯爲盛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爲相于是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致賢館以待大賢次
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致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以

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
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所有俸祿皆以給之又
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當時大司吏戒門下客至亡
貴賤亡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叩奉賜給諸公然
其餽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皆有味乎其言也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
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而韓安國者爲人多大
畧所推舉皆賢于已者于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

下名士亦以此稱之。惟天子以爲國器焉。嗣張安世韓增皆引薦多得其人。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大抵當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其所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于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

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而辟匡衡爲議曹吏。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僚屬之辟於郡縣者也。至若河南守舉薦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然至嚴延年獄舉吏賊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盤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武坐虛僞左遷。蓋漢薦舉之路雖廣而

同坐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職此之故後漢光武
初詔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
不得察舉則薦舉漸有法矣是故如伏湛之髻髮厲
志白首不衰智畧謀慮朝之淵藪則杜詩薦之謝夷
吾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
德量績謀等于管晏闡弘道與倫乎京史則第五倫
薦之龐參之勇謀不測有魏尚之風劉愷之道德博
備爲百僚景式則樊準陳忠薦之黃瓊之眇道樂術
清亮自然李固之繫白忠貞卓冠古人則郎顛薦之

邊讓之心通性達見本知義足以決疑審分檢括衆
合皇甫規之仗節威行御衆忘死武勞則漢室干城
文德則皇德心齊則蔡邕薦之是皆其卓然者至其
言曰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傳故
唐虞以師師咸熙成周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
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
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貞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
事思李牧于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于七

古今通纂卷之六
命是故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且賢者出處翺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且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位次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壞璋

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至若虞翊之薦左雄左雄之薦周舉杜喬之薦荀淑皆極一時之選而左雄薦周舉爲尚書也後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常坐委任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選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

以此賢之時王龔政崇溫和植才愛士引進郡人黃
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及到龔
不卽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
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于君不敢立于
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
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
焉蓋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
收其器賢用卽人獻其能能獻旣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于長者

以不爲爲難乎昔標下惠見抑于臧文淳于長受稱
于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
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蓋是時
雖行薦舉尤重聘召自光武以安車玄纁聘故人嚴
子陵于富春澤中至而不屈卒遂其高天下喁喁想
望其風采至順帝時又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
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
舉虛降已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襪
以企旌車之招矣後延熹中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

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俱德行純備高尚
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等上疏薦之桓帝乃
以玄纁安車備禮聘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若輩孰
爲後先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所謂不扶自
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原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宜當爲先雖然方其初徵之時朝廷待若神明
至竟無他異三國時諸葛亮治蜀尤集思廣益時健
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
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

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謂其能盡時人之器
用焉晉武帝時羊祜所進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
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且薦杜預自代卒成平
吳之功其後權浸不移勢位之家更相薦記有如互
市惟中興後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
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女應詔郗超
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推親玄之才足以不負
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
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卒敗

秦兵成功于淝水云時庾亮每屬桓彝覓一佳吏部
後彝去職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彝遇之
欣然停畱累日結交而別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
吏部矣亮問其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薦之卽遷吏
部竟歷顯職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
焚香振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
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
襄城渡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

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謡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
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謝眺好獎人才
會稽孔閩粗有才筆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
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
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蓋鴻儒希有而文
人比肩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于
牒牘哉所以未論力者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
孟未爲得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菓甘
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士生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

謂穉于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著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後見是推今進置于古則所謂心明智昭不惑于俗者矣

唐代薦辟

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之材也大王若終守藩節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其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後嘗令群臣舉賢封德彝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荏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于

古今通纂 卷十九
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
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
爲臣具草爾上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
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又嘗謂房玄齡曰公爲僕射當
助朕訪賢士比聞閱牒訟數百豈暇咨訪人才哉其
懇于汲用如此高宗乾封中屢責侍臣以不進賢良
宰相李安期進曰聖帝明王莫非勞于求賢逸于仕
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豈無英彥但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讒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

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虛已
招納務于搜訪不忘親仇惟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
竭誠此皆事由朝廷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後
武后擅國欲延名譽以市天下人心任用特廣嘗信
重狄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一日問仁傑曰朕欲得
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
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有荊州長史張柬之
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
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

古今通纂卷之六
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
率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
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
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時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
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腍腴以供滋
膳參朮芝桂以防疾變門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小
人充備以藥石仁傑笑曰元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一日無也婁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
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短之于外太

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
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
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
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及至德乾元以後天下
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承泰後稍稍平定而元
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
綰相未幾卒常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
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崔祐

甫爲相則薦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
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疑官多
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
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德宗始
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斥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
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
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
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
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

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
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
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足以沮
議爲出衆自議爲不群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
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
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
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中擇天下材乎
今擇宰相以重于庶品選長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
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

古今通纂卷之六
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嘉之然卒停薦士詔憲
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之親故李絳曰
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但問其才器與官
相稱否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賢才有
沉寔之嘆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李
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江淮
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
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垕取

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
甫爲得人及垕居學士引李絳崔群與同列相位又
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
輔相號名臣焉久之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
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州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
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
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
識于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古今通纂卷之六
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彊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溫造張搏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

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栢耆。杜愔之于辛儼。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畧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後世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侷儻跣跣之士。其不諧尺繩于科目。受

羈馬于銓曹者少得以自遠矣。

韓昌黎曰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近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近疑乎上故上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于下也下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于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舉仇舉子之事傳之載籍而稱忠見一善焉若親而近不敢舉也

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舉天下人焉又非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于私一已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降

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用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攻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柳子厚曰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

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于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于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闕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
 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奉捧土揭木而致之
 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
 有補于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于世用
 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認
 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來吾信而吾告之以
 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知而
 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
 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

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
 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
 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若有司之不吾信
 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
 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
 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
 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
 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闕矣今之世言士

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
未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章之
士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
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
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
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天下方理平今之
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于古書先生直趨堯
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者
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

此○然○限○文○章○未○必○為○士○之○末○圖○采○取○所○收○耳

宋代薦辟

宋○朝○科○目○既○設○猶○慮○不○能○盡○致○天○下○之○才○或○韜○晦○而○不○屈○就○者○往○往○命○州○郡○搜○羅○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較○著○者○也○熙○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為○鄉○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則○館○之○太○學○而○劉○蒙○以○下○二○十○二○人○試○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必○達○治○世○之○盛○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詔○布○衣○樵○定○而

尹諄以處士入講筵其後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勉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頹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尤稱焉寧宗慶元間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以尤袤楊萬里之薦召之固以疾辭竟以僞學貶死衆咸惜之理度以後國勢日迫賢者肥遯迄無聞焉至其薦舉之制初上自侍從大臣下至常參官又下至部使者郡守又下而至監當知縣之爲陞朝官者皆得以薦

舉其路至廣也有歲舉有御禮舉有一人而歲舉數十人者有不限之以數者其爲員至寬也侍從舉四員而本道轉運使副所舉或一二員皆得以引對磨勘其爲法至畧也不至有繆舉之患自天禧罷監當朝臣舉官之制至寶元康定又罷常參薦舉治平御史知雜以上又罷薦舉至熙寧又併監郡舉官罷之而路始狹矣仁宗康定雖詔定內外臣僚薦舉之數而諸路薦舉屬之監司其不限之以數猶故也其後皇祐懲張易濫舉之弊又併部使者舉員差定之而

員始拘矣增四考爲六考增舉者四人爲伍人所覈益密矣尤以選人選官爲重引對之際予奪抑揚不專于有司之法陳琪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爲寵籍之婿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爲胡宿之子則抑之李師賜用薦者三十餘人知其爲王德用之姻則抑之且曰朕設保舉以寵天下士今但勢要者得孤寒之士何由而進哉其時之大臣公于薦舉則亦有可言者初趙中書令普嘗薦一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

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惡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公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必得俞允乃退太宗時呂文穆公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後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蒙正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

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侄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大用之王公且爲相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且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

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大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薦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王沂公會爲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旣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歸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日復

古今通纂 卷十九
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
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今
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何
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韓魏公喜用
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旣用之其人亦不知其所薦張
忠定公詠爲守有范延賞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公
問曰天使泚路往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
州泮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
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

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
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
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
于朝希顏爲轉運使延賞亦爲閣門祗候皆號能吏
初范公仲淹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
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
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
薦仲淹也殊從之孫林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
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

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爲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富公弼之論西事有曰有才德者然後知人之才德無者見必憎忌歐陽公之言三弊亦曰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賊汙者舉貪濁之人徇私者舉請求之人乾德中嘗詔陶穀等四十五人舉郡佐矣太平興國中又嘗詔季昉等十二人舉二司判官及轉運使矣至刑昉等四人舉學官則景德之詔也張齊賢五人舉御史則祥符之詔也張

知白等十二人舉監司則天禧之詔也太宗嘗語大臣曰若不擇舉主何由得賢真宗嘗謂近臣曰不若行擇舉主以類求人此擇舉之法也大抵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所奚之于午也呂蒙正之薦其侄謝安之于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

于陳球解狐之于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爲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嘗謂勤于政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頗行。一時臣僚咸相汲引。及虞允文公爲相。懷袖常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雷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朱晦庵有言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頃。則其權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雷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朱晦庵有言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頃。則其權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必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運。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昔哉其言之矣。大抵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于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

逸而召用。如楊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于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于宋代。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其初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爲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當爲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爲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畧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

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雷簡夫姚嗣宗之官。猶出于常法之外。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一二耳。須臾之才。行固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可勝嘆哉。

科舉之法實始于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為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于涪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頤于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若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設軍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

國朝薦辟

科舉之法實始于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為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于涪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頤于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若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設軍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

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
 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決榮辱于三
 場競是非于寸畧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
 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
 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
 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國初令有司保舉人材
 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初洪武庚子樂平儒士許
 瑗謁上於金華日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
 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喜授博士留帷幄叅預謀

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六月徵
 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咨以時事甚加
 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上問左司郎中陶
 安以四人才如何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
 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然之未幾以濂
 爲江西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管田
 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十一月詔儒上唐
 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未

升名 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
命預密議甲辰三月 上 勅中書省曰自言聖帝
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
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
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
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宜治道武畧
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 聞若其人雖不能
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年
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

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
辟赴中書與年老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
者已熟于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 洪武
元年 上取婺州路徵王禕爲省掾商畧機務七月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 上親迎之訪以時事
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
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九月 詔
起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 遣夏原吉詹同魏觀吳
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 命禮部訪求

賢士于天下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是年罷科舉專用
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
人材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業太學以次
除用蓋罷進士科者十有餘年時既不喜文士又以
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試閱不
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七年八月上御
閱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
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傅者雖寄跡釋氏誠
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傅之文

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
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傅精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
丞九年五月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
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
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
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于選舉用人莫
善于器使命官莫善于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
效用矣十二年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宐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十三年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于是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諭之日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皋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士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

施不可爾等宐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十五年令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上豈能同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舉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人之賢否矣是年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日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于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定十七年徵金陵處士陳遇以御史秦元之薦

上召語大悅遂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旣而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爲禮部侍郎進尚書皆固辭遇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于勲戚云尋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十八年十二月詔舉孝廉之士十九年七月詔

古今治平略 卷十九
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
送京師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
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
達于事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
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
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
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
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
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

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時
有徵士梁寅者字孟敬臨注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
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
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
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
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
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
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者稱爲
梁五經云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

學士吳沆薦。詔徵至京。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
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
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遣還。至是復
徵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顧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二十六年八月。詔
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選用三十五年。
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
京。量才擢用。其或有志尚閑逸。不願出者。具名來奏。
蓋太祖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勲舊充之。其所

聘用。如劉誠意。宋文憲輩。雖禮寄優崇。而頗循資序。
自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
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愛高爵。越資以收天
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一時輪旌王帛。交
馳于四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體上意。舉所知。
以備採摘。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用。
也。王禕。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用也。桂彥良。以
徐本薦。擢正字。劉三吾。以茹常薦。除左贊善。開濟以
安然薦。拜尚書方孝孺。以吳沆揭樞薦。擢漢中府教

授天下士應。徵至者如響。秦從龍自鎮江往。孔克表自温州往。東廸自寧國往。梁寅自臨江往。陶凱、宋訥、劉崧之儔，鱗次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年各入見。命坐加以咨諏。至若陳遇之薦以秦從龍、郭傅之薦以宋景濂稱拔茅彙征焉。以其元故，臣寧死不肯往者，顏子中也。以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去就不同，豎立各異，然一時譽髦起與，溥而耀光明如機沉學博，則基濂擅其宗。文章忠節則禕孝孺為之伯，其餘諸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維風翊

運實惟嘉賴。斌斌盛矣。時又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若富戶者，民皆得召見稱旨，卽擢不次。蓋立賢無方如此。建文初，楊士奇被薦起為翰林官，預修高廟實錄已又。詔舉優通文學之士，拜唐愚士為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孺薦也。姚善又薦錢芹，拜行軍司馬。靖難時，愚士先已物故，芹得委命軍旅，亦庶幾無負哉。永樂元年，敕內外諸司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有劇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材，隱居里野，無問遠近，並以名聞。又詔

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赴量才
 擢用二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
 者初命武臣不預今千戶違制宜罪之上曰下
 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
 薦士是亦忠君愛國之心曷用罪之昔馬周因常何
 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
 罷之十八年擢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為布政等官
 二十一年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禮部郎中
 况鍾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

下僚鍾乃薦朕官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
 意為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璉耶即日升宗璉
 大理寺丞時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士徵伯昂叅議
 山東周文侍讀翰林以老勅休致陛辭賜坐與
 語良久已舉南交士甘潤祖輩十一人同知諒江等
 府勅書賜勉物色委裘暨方外矣洪熙中建
 弘文閣事又舉吳誥于儒醫除御史累官副都
 宣廟以英明踐祚下求賢詔出御製猗蘭操招
 隱詩示大臣以風意倦倦時所徵士有范希正盧忠

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敏誠篤才堪撫民巡撫
譚復薦之 命召用因曰范仲淹常言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堪
師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當補伍 上曰與其戎伍
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擢爲太平府學訓導三年朔州
知府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吏
部言非例 上曰古人出貧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
多矣安知軍伍中無才能 召至京考之五年 上
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

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 精考課
不患不得日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
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而一言薦之
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
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于薦
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
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
論七年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
歲以上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八年 詔各布

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舉保賢良方正一人起
送吏部量才擢用 英宗正統十四年 詔各處
舉到儒士照 永樂年間事例送翰林院嚴加考試
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 景泰三年 詔各處見
任官員果有才行行政事優長拘于資格屈在下僚及
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罷職
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內四品以上
官員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
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

天順復辟勵精圖治復兼行辟舉之典 詔處士中
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
實奏 聞時曹石等頗用事欲邀名譽文飾其過其
門客謝昭者倣張翥教蔡京召楊龜山故事勸以薦
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
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
上之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
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
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 朝盛舉 上遂命行

人聘之越五月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上曰：宮僚亦優閒，不必辭。命太監牛玉送至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允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乃命行人送歸，與弼謝恩而去。時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初治舉子

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五年，令天下有才兼文武，或學行異等，謀勇出衆者，許所在官司具實奏聞。憲宗成化十九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疏辭。授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二十年，徵處士胡居仁未

古今通考 卷十九
就居仁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
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齋等集
孝宗弘治十年令行各府州縣正堂保舉山林隱
逸之士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許巡按及
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
保勘官員一體叅宥時儒士潘辰以廷臣薦授翰
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蓋嘗諦觀祖宗朝有訪舉
有保舉薦敷公之諸司選任專之天曹而以所舉之
精濫純駁覈舉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愆于法而

受舉者適當其才無論章縫上士雲蒸龍變沐恩數
而展其奇卽未流異品亦爭自廁濯爲名臣如葉春
王典宗隸卒也而名著岳牧吳印郭傳緇流也而並
列華津徐興祖厨役也而直拜光祿卿况鐘黃子威
以吏胥守蘇松萬棋徐晞皆歷官尚書自資格拘而
士始束于途安望得人如國初盛哉且玄纏鉅典
也天順一舉遂爲朝陽孤鳳主靜如陳獻章猶欲
繩以試例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聞起以安車遂令
二子老于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王恕柄

銓衡多所薦拔。儲瓊疏薦謫籍遺才。盡被簡用。汲引
豈不以人哉。嘉靖初。詹事霍韜疏畧曰。太祖
崇獎恬退。振作士風。英宗隆禮徵士。一時人才
奮發。興起以廉耻自勵。以禮義氣節自重。士習之美
超前振後。邇年公孤大臣俱出甲科。百司小吏皆由
貢舉。故士途多奔競之風。俗尚寡廉耻之節。皆習浮
辭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詢祖宗舊典。科貢雖不
偏廢。徵聘亦特舉行。則挽頽風。植名教。端其一助。今
諸臣若曰。鴻儒碩學。甲科羅庭矣。雖下求賢之詔。恐

草莽無賢可舉。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銓伏
豈有量哉。伏惟特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才。具
以名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才授任。如不願仕。亦如
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人有矜式。則不
惟人才振作。士習返古。而我祖宗之法。又于今有
光也。至八年。從給事中劉世揚之奏。命兩京科道
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
各舉所知。吏部遇員缺。酌量舉用。尋諭吏部條奏
其宜以聞。部覆請命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

古今通考 卷一百一
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
職并在外五品以上翰林科道各舉堪任知州縣者
一人所舉不拘進士舉監吏員出身日後舉能其官
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一體旌賞連坐至南郊 詔
下言 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
于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
廢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于世不專
于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
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宜真才不可

見也其 令吏禮二部備按舊典開奏舉行有真才
實德不次擢用庶吏士向風改行內外得人爲惠民
致治之本其勸于登額蓋如此然終四十五年之間
被薦惟文徵明生員葉幼學儒士王良又不以公卿
處豈當年甲第之士接翼青雲乘鴈集不爲多雙鳧
飛不爲少耶大抵奔競日盛廉耻道喪聞其時雖主
事評事改御史者必百端鑽刺而後得而翰林之選
往往行金錢蓋庶官固多好進而大臣亦必求識面
呈身者而後登薦牘于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

雖欲偶一破格亦豈能勝其積重而卓異清修之士。有甘心岩穴抱膝長吟已耳。豈有肯俛仰情懾輕爲萬乘之器者哉。隆慶元年命各處撫按搜訪境內人才及兩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訪有才畧過人忠誠任事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備有司或堪任清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疏薦三年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孝友睦姻各實相孚者請授之官時趙蒙吉張弘道袁禎呂潛並薦授國子監學正四年御史周禧上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

捐細瑕而觀大致故漢高帝含匿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向細瑕在所畧也鷹揚鼎足之業蓄于渭水隆中而殺妻食子者功可加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輅不以載馭則腐聚猶積薪象尊龍瓚不以獻酌則污賤猶瓦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慨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何者其骨鯁忠義之器足以陰折奸萌而耆舊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直隸之士犯顏批鱗委項草莽嗜舊之頑非有大故亦漸

相繼報罷有識者寧不寒心既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旁搜遠採有如建大厦濟巨川舍杞梓而別求川澤之材廢腥脍而他覓舟楫之利未見其可也幸念汲黯司馬之臣爲國家輕重特賜召還下吏部知之萬曆初勤政求賢允祭酒趙用賢之請召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王之仕授以官元錫病不至授待詔于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汝薦布衣章潢而黃梅瞿九思以學行薦于直指徐兆魁鳳陽李呈芬以儒將薦于周御史盤田司馬樂

又巡撫郭子章特薦西蜀舉人來知德上嘉獎特授翰林侍詔辭不就蓋寤寐求賢誠不世異數云嘗上下二百七十餘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途者俱不乏人然國初卒以用用之卒以效後或薦而不辟辟而不用用而不能建功立業此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士者以文章爲甲乙柄銓者以書判爲得人而泉岩隱遯之士或方而少圓或魯而少文或率其恬澹修姱之性而不驚于羶悅鳴嚇之具是以往往不合于當時當世亦譁然排之間有以科場

古今治平畧 卷十九
嚴束無待士禮終其身不肖就如漳州陳真晟者又有以文章對偶爲可厭遂謝舉子業如南李子春者迺竟以陸沉宋人胡寅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于詞章是誠探本之論然說者又謂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爲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二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况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寧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

舉也噫是固然矣不日名者實之賔乎好名而矯強爲善猶愈于不好名而安肆爲惡也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于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耶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于矯行何嫌于好名又何疑于干譽哉其間萬一有僞行欺人家修廷壞與夫徇私而繆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條孰敢不畏詎可以不肖

繩人而廢先王已試之成憲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
 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無弊然薦辟之取士
 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
 或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按成法而
 行之是在今日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九 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岱魯宗父較

學較篇

三代學較

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
 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
 既然而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

古○今○治○平○畧○
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
爲○下○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
之○曰○序○則○以○簡○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
序○而○鄉○學○則○曰○較○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
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
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
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
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
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澤○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

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
籥○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夏○弦○秋○學○禮○在○焉○澤○宮○
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
賑○獻○馘○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
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命○立○學○亦○
于○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壁○曰○泮○宮○亦○有○大○學○有○
小○學○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立○學○之○制○也○
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
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教以三德，曰至德、敏德、孝德。教以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保民養以道而教之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教之六藝，曰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曰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以樂儀。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鱣，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凡教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蒞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也時教既有正業矣退
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縵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
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
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
一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敬業樂群焉五年視博
習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
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五百家爲
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

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洒掃應
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
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
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
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教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
而欽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于是比
長掌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于微
渺而月吉族師則屬民讀法焉四時孟月之吉若春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秋祭祭則黨正屬之讀邦法焉正月之吉若歲時祭
祀于州社則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
漸之于德于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
秋賓于序而飲射焉當是時教始于比閭設于州鄉
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無人而不學無
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以逐棄也
在鄉學則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
命左移之右右移之左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
不變移之遂如初禮至是而猶不變焉然後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率教
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
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然後
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外此則無不盡侯
明撻記之方以並生之也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
之士以至一枝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
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
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
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七
見聞有不待閱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于命其
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尚可以鼓舞群
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而當其時婦人之所能言
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武
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
愧蓋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
風餘俗咏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葉文康曰人皆知周之學政掌于樂官而不知
周之樂官屬于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

掌于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
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聲教之以樂舞
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爲教其入人也深其化
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于典樂設之太學藏
于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于樂官也然而司
樂之藏是爲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爲用不容
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
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爲
和非禮無以爲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

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為防禮之為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鼓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于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于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于後。茲豈非禮樂之相為用耶。常觀大胥掌致諸子春入學。則先舍采而後合舞。蓋釋奠于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興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

常並行也。既舍采合舞于其春。而後頒學合聲于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耳。議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古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較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滿於此。

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繇乎學較所教不繇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馬端臨曰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黨在州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其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

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親○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

者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
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
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繇
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
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
理亂之故矣。

項平甫曰。周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
無一事無法者。而獨于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
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

非為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
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
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
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
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
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為一大
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
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
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

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
二鄉而公一人則六卿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
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
皆無制於方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
意深矣

曾子固曰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
自幼至於長未常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
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
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

其恭讓進才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
師之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
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
獨防其邪僻于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
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
於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
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
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
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

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訓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才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

永則中才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才之不成。天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才。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馴及於其大人
 表衿城闕詩用為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
 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
 民故閔王道之廢邪說大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
 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
 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

兩漢學較

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馴及於其大人
 表衿城闕詩用為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
 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
 民故閔王道之廢邪說大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
 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
 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

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越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

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廢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嫻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著選首于一唱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其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浸向于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實清淨慈儉爲道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帝親策而問之博士董仲舒對有曰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詔書下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徃徃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得矣。于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曰庠周日序兩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大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其後傳著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闕西瑯琊千乘間教授生徒復往往千餘人猶不屬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醇方宣帝少時受詩於東海濮仲翁及卽位乃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稱制臨決而經學高等者增立博士員以傳習之元帝好儒詔郡

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尋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而已哀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

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任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焉。光武中，與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
 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
 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
 孫四姓未屬別立較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
 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
 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
 較置五經師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
 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

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
 以網羅逸軼博存眾家意深遠矣和帝亦數幸東觀
 閱書林永元十四年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
 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
 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
 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
 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大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
 博士有十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

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評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臆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

又言儒職多非其人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紛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苑息馬論道迨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
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
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
流○及○蠻○荒○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首○稱○盛○時
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
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譏之辭文史則去法
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
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

之間今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徵
請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
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
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
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于是制詔公
卿妙柬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令察舉是後屢
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又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
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

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而安帝覽政薄
文藝弗好也於是博士倚席不講朋徒怠散學舍頽
弊順帝初作大匠翟輔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
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
外講堂諸士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
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
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
進後學帝從之詔繕太學更開拓房舍焉陽嘉元年

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
國郎者百二十八人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
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之俸祿及汝南謝
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
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
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
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桓帝延禧

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矣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機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其爲

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日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而楷言果驗矣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

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
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
之位蔡邕上封事言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
未有其能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
諷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
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也亦後
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
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
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
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
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
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郎乃有封
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
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
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
遠萬里之路精廬斲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

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
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廷樹朋私里繁其章條
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
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擊斲夫書理無二
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詭詭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
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
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

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審其
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
于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
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
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
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
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
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史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延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立教于上，俗成于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奸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

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繇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此處為書中其他條目的殘留文字，因模糊不清，故以斜體表示。）

魏晉學較

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魏文帝黃初元年之後。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即位。壽亭侯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

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吏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
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
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
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教
以勸學者于化爲弘帝納之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
貢士以重學爲先四年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
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繇典謨豈訓導未
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
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

退之然是時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
詣焉太學諸生至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疎無以
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者冬來春去歲
復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
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
是以志學之士遂復凌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
至齊主芳正始中劉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
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
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繇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

門子弟耻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徵惡則浮華交游不樂自息矣時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郎中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上至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員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皆相從飽食而退學業

廢隕乃至于此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較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器聽曹詔曰已試經者畱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于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國學然自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虛恬放而成俗讐視禮法繹視名教流溢無簡貪實溺女視爲性然時王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

曰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
動人繇于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
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
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
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
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志磨頂之甘落毛之
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
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
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

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
而邪忘利損而兢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
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于不
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
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爲風乎夫莊生者望
大庭而撫契仰彌高于不足其言詭譎其義恢誕衆
人因籍之以爲弊簿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
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
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蕩並肆人以克已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
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
不可與適變可勝悼哉又李充深抑虛浮常著學箴
曰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
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
崇所替刑作繇于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旣敦旣誘乃
矯乃厲敦亦旣備矯亦旣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
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
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

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
川至願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置而責功蹄筌先統
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
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
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
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
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
而已然陵夷已久卒莫能正晉元帝初立于時軍旅
不息學較未修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

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
彝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
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
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
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
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使咸先本
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
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繇○道○存○則○退○而
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

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
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今○將○二○紀○矣○干○戈○日○尋○俎
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
靖○末○之○謂○也○誠○宜○建○明○學○業○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
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今○方○戎○虜○扇○熾○國○耻
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
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揖○讓○而○服○四
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
戚○而○化○三○苗○魯○禘○作○泮○宮○而○服○淮○夷○今○若○律○遵○前○典

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甚納之時戴邈亦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哀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子魯衛賢哲乏于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寇羯飲馬于長江兇狡鴟張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理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

倉卒而成古之俊義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誠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謂宜以三時之隙漸施修建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理學較時太常賀循言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用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類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一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于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

朝臣一人經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較惟周易尚書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春秋左傳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禮左氏公羊

穀梁春秋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
不行又應詹疏曰性近習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
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輕尚道以玄虛宏
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繇
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才納之
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成帝成康三
年國子祭酒袁環太常馮懷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
也崇典訓明理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

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治于南蠻頌聲逸于
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觀易象
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爲首也疇昔陵替喪亂
屢臻儒林之教斃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卷
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繇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
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
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
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于聖世乎古人有言詩
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畱心經籍闡明學義疏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奏帝有感焉。繇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繇此遂廢。孝武太元元年。尚書謝石又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理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敦詩悅禮。王化以斯。爲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大晉受命。值世多阻。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壘壘玄緒。翳焉莫抽。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于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

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大啓群蒙。茂茲成德。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于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

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宜依舊準令內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言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于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時范甯以世方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傾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簡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

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甯初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黎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日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日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精。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而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宮。明爲條制。欲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

晉史曰。昔周德旣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于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疆晉存魯藩魏却秦旣抗禮于邦君亦馳聲于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于塵埃填儒林于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宗尚文儒爰及東京

斯風不墜于是旁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然向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于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旣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較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傳茂先以博物叅朝政子貢以好禮居秩宗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楊底定區寓又安
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
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釁起
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
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
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
于綸言東序西膠未聞于弦誦明皇聰睿雅愛
流畧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
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訖于

江左莫不崇飾華兢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
宋高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十年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兢逐二
陽尹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

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
爲四學嗚呼學
魏明帝太始中

禁樂戲以益胥黠。淋蕘所可為。其熾息皆矣。
 遂動憲章。蚩烈谷。燦燦。正時乘間而鼓。張二
 臂。五故之。綽備計。斷去。為。於。目。錄。端。以。書。高
 武。空。莫。不。崇。翰。華。茲。師。表。畫。立。贊。闕。里。之。典。

南北朝學較

宋高祖受命。明年建議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
 十年始立國學。至二十七年旋廢。帝雅好藝文。使丹
 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
 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
 為四學。嗚呼。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
 哉。明帝太始中。初置聰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
 四科。科置學士一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
 張緒為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上以國學既立省聰明觀召
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時
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
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
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
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繇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
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儉以宰相領祭酒令國子生
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焉及東昏欲廢學國子助教
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

之光者有所缺也君以國諱官廢昔晉武立學爰洎
建元百餘年中未常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
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卽古之太學天子入
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
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
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
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其存亦文具而
已無講授之實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
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年原明山賓吳郡陸

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
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
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
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
輿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
差帝亦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
尚佛自天監改元卽不肉食此躬行也而特以美行
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後綱維不立

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于此人主心術
所尚可不慎哉陳文帝天嘉初承梁季之亂國學未
興學士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于尊儒成俗
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
水業盛于兩京自淳源旣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
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
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旣
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理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
細鄭伯于是前亡于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

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
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奸回內曩洪儒
碩學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
自斯墜業瞽宗于是不修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
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宇
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
古典紆迹儒官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
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袵方領矩步濟濟成林
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

故能擢秀雄州楊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
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
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詔付外施行然時經喪亂衣
冠殄碎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
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矣魏道武初定中原
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
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至三千人豈
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
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元光三年
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
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
學郡置博士郡縣立學始于此也太和中改中書學
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
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
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
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進其餘涉獵典章閑
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于是斯文鬱然比

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鬻宇未立而經術彌
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太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
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
貢孝廉對揚王廷每年踰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
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主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
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
方較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于邊朔長于戎馬仗義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文章咸盪
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
武復釋奠于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
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
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
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
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
盛然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
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

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
簡政網疎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
徧于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
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
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
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
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
簡察皆繇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
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焉周文
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
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得至
理于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
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木稱洽聞正六樂之
壞繇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
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
士間出于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于京
邑濟濟焉足以踰于向時矣隋文旣平一寰宇稍賁

旌帛于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又觀
釋奠之禮考正亡逸研覈異同于是超擢奇雋厚賞
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較齊魯趙魏學者尤多
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
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
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
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
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
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
仰所致諸經議疏縉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
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
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
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
經籍因此湮沒于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
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將
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

者可不慎歟

隋志曰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
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正化之
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
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
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
挫于魯君孟軻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疆楚
叔孫取貴于墜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
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

亂五湖之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
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
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徃徃傑出其
雅誥與義雖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
尚互有不同江右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
國左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
則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
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
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

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
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
徃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
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
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
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竒運舛
必委弃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
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職之士安肯滯于
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鄙俗

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俗易風移必繇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

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有太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

唐代學較

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縣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為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為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吏主焉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亦甚設矣太宗櫛風沐露銳情經術卽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旣卽位于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每間輒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晷夜艾不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制大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玄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

之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全集京師而文治勃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讐正五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于孔子廟庭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龍朔二年復置國子監二館六學生徒于東都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學成者長吏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明年以書學隸蘭

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玄宗卽位重儒學詔群
臣及州府縣舉通經事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
無量以侍讀入勸講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
無量羸老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
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
給中書舍人陸堅頗以爲多費欲奏罷之張說曰古
帝王于無事時往往肆意于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
儒垂意典籍爲益者大爲廢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
也時詔天下州縣里各置一學而擇師資教授焉又

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書以故經籍大
備又稱開元焉至二十九載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
列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
第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
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祿山之亂兩京所藏一爲
炎埃官勝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于是
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代宗
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
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須率戎車屢駕諸生輟講

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蕭昕時爲國子祭
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群臣著籍于朝
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二月釋奠于國
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
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旣貴顯乃學講經爲文
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
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
聽德宗時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而

講試無法欲因以更法復古乃建言天子學曰辟雍
水環繚如璧然其誼言以禮樂明和天下也云爾漢
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至晉別立國子學
以造士今辟雍獨缺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而易祭
酒爲太師氏司業爲左司右司近世明經不課易先
帖經顯門業廢傳授義絕請經各置博士一員皆兼
通孝經論語四品以上各舉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
矩莊重可爲師表者以聞有詔尚書集議皆以去古
久遠制度難明省禁非外司宜稱國學非世官可氏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崇敬議竟絀蓋自天寶後學較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西都監生而館無定員至元和二年始定兩
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老佛盛行儒道媮末
濫竽儒紳者顧相助波頹翼其幻恠昌黎韓愈獨銳
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喟然引繩爭四海之惑屢
跲而復振焉常爲國子博士上書言國家典章崇重
庠序近日趨兢不復原本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國學
而工商凡冗或占上庠宜革正以贊鴻猷請國子生
依六典廕補太學館許無資廕有才業者以充如有

廕資不補儒生應舉禮部弗錄焉又近年吏部所注
學官多循資敘不考行能令生徒靡觀不自勸勵請
自○今○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登○科○人○不
擬○而○新○授○者○必○加○研○試○用○副○崇○儒○尚○學○之○意○疏○奏○未
開○施○行○大○抵○當○時○上○之○好○尚○與○下○之○肄○習○類○多○疵○駁○
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而○崇○玄○亦
有○學○文○宣○有○祠○矣○而○玄○元○亦○有○祠○嗣○至○元○和○又○崇○佛
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莠○者○鶩○于○詞○章○自
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

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雖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亦寥寥一二可紀。誠李觀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者也。

舒元興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頓。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二禮教。胄子誕敷文德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于鄒魯。張于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奸臣賊子猶解曰周公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于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于漢氏及關儒宮立素
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
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
道不得不衰涼今溟澗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
皮矣乃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
供職耶群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
國庠寂寞不聞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
虛設以自廢也

宋代學較

元附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
孫爲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爲額太學生以八品
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大
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
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齋長踰月書其
行藝于籍行謂率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凡內
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
優一平爲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等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以俟省試元祐間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無常崇寧建辟雍于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于是繇州郡貢之辟雍繇辟雍升之太學而學較之制益詳初國子監因周舊制頗增學舍以應蔭子孫隸學受業仁宗時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卽位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較重本實于是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

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無○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繇○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初立四門學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學生歲一試補
未幾旋廢時太學之法寬簡而上之人必求天下賢
士使專教導規矩之事安定胡瑗設教蘓湖間二十
餘年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
于是推本古聖賢所以治已治人者爲教本嚴條約
以身先雖大暑必公服端坐終日嚴師弟子之禮視
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解經中至有要
義懇懇爲諸生言所以治身約心者置經義治事齋
其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始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務之于道
藝學徒或不遠千里而來來以千數日月刮削爲文
章皆傳經義本師說以理勝尤敦尚行實至是有司
言瑗湖州學諸所爲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
令爲太學程而召瑗爲國子師瑗旣至請擇其徒之
已任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衆始疑
駭謗蜂起而瑗誨誘精力不怠倦率以有立衆大嚮
服四方士雲集黌舍不能容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
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間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一
歌○詩○奏○琴○瑟○而○弦○誦○之○聲○徹○于○中○外○其○弟○子○雖○散○居○
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
問○可○知○其○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
爲○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正○叔○詣○大○學○就○瑗○學○瑗○得○
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事○蓋○卓○然○有○
得○于○古○守○約○達○才○之○教○者○如○此○神○宗○尤○垂○意○儒○學○自○
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意○欲○以○
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
賜○之○第○遂○顯○以○此○取○士○罷○廢○科○舉○四○年○盡○以○錫○慶○院○

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者直廬
始僅足用又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初置
小學教授而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而帝言治天下
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
俗未盡美士鮮謙遜之節鄉乏廉耻之行刑繁而奸
不爲止官備而才不足用則學較不修師儒不立無
以風勸表勵之而然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今去聖
久遠儒學廢熄人執私見家爲私學經訓支離無復
統一道之不明不行固在于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及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
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篤志好義才良行修者以名聞
上者朝廷厚禮延聘次者州縣敦遣萃于京師館之
宴閑豐其廩餼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
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修其
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皆
有節度其要在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以至于聖人之道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師
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省至于列郡擇民之俊

秀士之願學者優其廩而蠲其徭自太學及州郡學
擇其道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學而千室之邑達
于黨遂咸以次修其庠序之制焉每歲縣令與學之
師以鄉飲酒之禮會鄉老推經明行修而才者升之
州學郡守又與其師行鄉飲之禮會郡士推經義性
行才能三物而賓興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
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必性行端潔居家孝悌
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充薦舉私非
其人者覺免失舉者奪官二等如此則教養之法一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出于仁義道德而升進者又專于行實才能諸聲律
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盡屏不用不數年
間學習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漸于謹
淳王化之本也當是時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
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于六經顥中和具
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爲洛學古學蔚然勃興傳
數世而關中張載銳然千古知禮並務之道關中人
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蓋孔子沒至是千五
百年矣而神宗于顥公甚信用會王安石柄國欲以

其說易天下尼不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齋五楹
三舍生各以差次增廣又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
司教一徃徃峻要束爲煩苛元祐初御史劉摯疏言
學較以養育人才爲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直以
法也雖群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
焉○今法禁比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相疑以求
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徃來教導無施質問無
所但月一巡所隸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爲造士之
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已矣。于是詔崇政說書程頤看詳學制。頤覆議以爲學較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等第，角高下，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學官召而教之，不復定制高下，至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鑄解額以去利誘，置待賓吏師齋省，繁文以專委任。他諸勵行簡以厚風教者數十條，而議者訾其高濶慕古，尼不行。始宋興，未遑庠序之事，諸名碩條天下事，莫不以建學明教爲先務，其大患獨

以爲在不立不行。紹聖中，蔡京上所修內外學制，始頒諸天下。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崇寧元年，又請天下州縣並制學州制，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三年始定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京又請建外學，乃命將作

小監李誠卽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賜名辟雍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大學大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是歲貢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罷歸而提學官皆罰金初立八行科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才所自出也今法制未立殆無以利天下成周以六行賓興萬民否則威之以不孝

不弟之刑近因稽周法立八行八刑頒之學較兼行懲勸庶幾千古然品目旣立有司必求其跡以應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勅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辭藝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寘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跡求與名格相應于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乃無一人能自卓然著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夫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分十齋以處之又詔

學較教養額少則野有遺士應諸路學較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時宰相畱意學較因事究敝有司考閱防閑益密嚴元祐學術之禁學官講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尊王荆國公安石爲舒王配饗孔孟位次孟軻博士弟子語稍及休兵節用卽罹禁網雖引用尚書制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擯排之用興大獄已而徽宗崇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于御注道德經注中出論題范致虛亦乞用聖濟經出題宣和元年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以爲第

一三年詔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課試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崇寧以來士子各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尚詞賦則誦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群論紛紛欽宗卽位臣僚言科舉取士要當質以史學詢以時政今之策問虛無不根古今治亂悉所不曉詩賦設科所得名臣不可勝紀專試經議亦已五紀救之之術莫若遵用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背聖人肯意亦許采用至于老莊之書及字說並應禁止詔禮部詳議諫議大夫兼祭酒楊時

言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社稷乞奪安石配饗使邪說不能爲學者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異見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許采其長實爲通論而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聞時之言群起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齋生始散詔罷時祭酒而諫議大夫馮澥崔鶯等復更相辨論會國事危

而貢舉不及行矣建炎初詔卽駐蹕所置國子監御史葉林言光武起河朔晉元興江左于天下僅十分之二三而急于建學未常以恢復軍典爲解皇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闕規非漢晉比今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畧備而太學未建非所以觀天下也計太學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儒復盛典以光文治時廷議以爲學制做元豐則國力未贍苟加削弱卽自損細請需後迨和議定而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時上謂宰

執曰學較人才所出人才須在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宗人才輩出爲國家用今日若不興學較將來安得人才用耶于是復置三館太學養士七百人多士雲集中興特盛焉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于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恢儒右文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簡非冠帶不敢行于道路遇鄉曲

之長及學較之職則歛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于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繇乎學較至于德行道藝惟取決于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禪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寧宗慶元嘉定中始兩行混補。而朱侍講熹著議言。古學較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

學較所教。既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弊則所爲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常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眙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式文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先于致知。

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官。而不苟相混也。况今樂亡禮缺。二載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至于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

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爲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焉。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才達。可爲世用。若學較之師。必選實有道德之人。

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潛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循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

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常得雋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旣無求于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常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于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為

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加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然獨其私議云爾議雖未上識者避之自崇紹主熙豐設黨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尊用程氏之學潛居教授循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焯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士頌師尊之爲左司諫陳公輔忌惡上書言大學宜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軻死不傳而傳之願、狂言恠語、淫說詖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焯方以處士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勅敦遣、旣就道、聞之、畱不進、懇辭曰、學程氏者、燉也、生事之十二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濫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則欺君父也、遂畱不進、于是侍讀胡安國力疏言、君父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想而得也、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取世資、徼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願、學是猶欲入室而不繇戶也、夫願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遺旨、而知夫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曰其文、孝弟顯于家庭、忠信動于鄉里、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子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也則高視闊步豈曰其行自嘉祐來願兄弟及邵雍
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爲王
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封爵著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用羽翼六
經使邪說者不得作于是公輔等交章痛詆其學術
頗僻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于此初秦檜本從游酢
爲程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
及柄國奸露爲士論所不與慚之欲反是以自快右
正言何若阿檜意言程願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

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絕檜從申禁焉孝宗銳志事功
以士大夫倡清議矯徼徒爲名高心惡之侍御史謝
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願安石之說取士而秘書郎
趙彥中攻洛學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士信道自守
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
辭相高而別爲洛學飭恠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
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
明好惡所在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
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
學也而其徒乃以謂己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
僞耳願詔中外痛革于聽納除授間擯其人勿用庶
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實宗社無疆之
福此其說未始不以六經聖賢爲主意若以抑浮僞
而不知謹獨踐履正心誠意之說彼習聞其號曾未
常一實諸心而泰然以爲世所共學也用行其媚妬
豈不謬哉會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對侍郎
林栗與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學術徒

竊程頤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
尊所至輒携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
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
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坐索高價門徒迭
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滿是豈
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耶緣熹旣除郎官于臣合有
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
禮之戒帝謂栗言過當相周必大曰熹上殿日足疾
猶未瘳牽勉登對非有傲睨帝然之而太常博士葉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以私意遂忘其欺至中所謂道學一語尤利害所繫不可無辨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或以爲好名或目爲立異或斥爲朋黨近又剽爲道學之目以錮之始于鄭丙繼以陳賈居要津者密相指授見士大夫有稍慕修潔者輒以是名加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愆尤于是賢士惴栗中才解體銷形滅影以避此名栗官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襲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甚害

第恐游辭一倡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願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扼已也欲甘心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盡于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類燔毀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絃者故常謁熹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絃不能有加大不悅曰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常掠熹語孟說以自售至是共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一
詆誣熹以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簧鼓後進
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後
禁稍弛絃復言自御札存救偏建中之說急于承奉
者取爲黨次爲擢用建中靖國之事可爲永鑒茶馬
使丁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以爲
證務拒之俾不通于是顧以元祐黨人爲賢而籍其
言斥道學以爲快也時選人余嘉至上書請斬熹以
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批其書于地曰朱元晦蔡元定
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猶爲有人心焉耳蓋促胄僞

學之禁大設而非又誅死其黨具獲罪至理宗崇尚
正學追祀諸儒道術大明後淳祐中詔起復史嵩之
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諫不報而武學京
學宗學諸生皆上書論列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
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明日遂行與
籌盡削其籍已而士論猶紛帝曰學較雖是正論但
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
在學較要當保其一綫之脉後寶祐四年丁大全逐
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削祖曾唯劉黻陳

宗六人上書言其奸。大全怒，固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圜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妄議國政。時號爲六君子焉。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力勝，遂以術籠絡之。于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悞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則視曩之忠直，又大不侔矣。豈下之志趨繇上，勵率乎？曩者勵之以明道正誼之學，故下亦以明道正誼自勸。似道誘之以羶利競勢之資，故

下亦以嗜利趨勢自媒。固勢之必然，無足恠者。雖然，士之在學較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謂何而橫議干政，抗直沽名，已非運世所宜。况乃操持不固，終以利見奪，則豈不羞黷序，蟻衣冠之甚哉？是宋之太學，又不得與漢之鈞黨同日而語也乎。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按此元置學之始也。夫以一蠻夷之主，金革未定，卽思文教之興，豈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與世祖二十四年設國子監立國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
飲食仍隸集賢院時葉李爲尚書左丞一日從
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
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
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
有胥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薦
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
聞帝皆從之又史院簡閱官袁桶上議曰成周
國學之制畧見于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于

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
六經典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
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
學之制日隨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
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
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于唐
明經帖括之弊唐揚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
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
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旣廢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而國學定制。深有典學教胄子之意。倘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于當時之要務。則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夕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斃。止于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較。教法止于四書。髣髴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靡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未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益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以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

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較。教法止于四書。髣髴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靡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未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益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以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不
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
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
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詬誚。繇國學而化
成于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如何能以
病于世哉。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較官。凡諸
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二十
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
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

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贖學者，並立爲書院。
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
之，命于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
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自京學及州縣學
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于是者守令舉之，臺
憲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
輩出。是年司業司上諸路所設學較凡二萬一
千三百餘。陶安曰：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
三治有封建，養有井田，教有學較。三代迹熄，首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變治養之制。惟學較久而益廣。漢晉以下。學盛于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于郡縣。而教官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郡庠而已。今邑必置學。學必置官。祿雖輕而道則尊。勢雖孤而事則專。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仁宗時。集賢修撰虞集議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資格注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自求經

明行修之士。身師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爲衆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及爲考官。爲同例。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不必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同列服其言。故所取多得人焉。泰定帝三年。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槩與前法畧同。

詔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
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
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
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才于是選林伯雲等三百
六十人續食遣之而時輟翰林院修撰檢討爲郡學
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
蓋重郡縣學如此已詔郡縣閭里皆啟塾立師守
令程課于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士益知
嚮方矣方上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詣學謁先

師已乃視事已念國學地隘隘不稱登雞鳴山見其
下地平敞去市朝益遠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于
學莞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興一代學也命工
部集百工構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上數臨視爲
位置規畫明年成上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執圭
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葵倫堂諭祭酒顛曰
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
實儒孔子生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于
中正故爲萬世師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

弼天下于道復尚書大禹謨洪範親反覆開諭 賜
侍臣宴竟日而罷已 命國子生月賜糧給其家先
是 上諭博士叔言爾等宜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
生毋以儀秦縱橫已 命參讀漢劉向說苑及律令
尋 勅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復手 勅諸生言爾
太學生務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人我之驟固守仲尼
所謂四非之日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朕
已 勅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無忽其欽定學規嚴
師弟子臨屬之禮務于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

理性明倫期于適用諸所爲防非過欲之道甚備而
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令遵守
焉初禮部奏增國子生 上曰楊雄言務學不如務
求師師得人則才成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
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乏人卿等其爲朕詢采
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于是
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 召至皆手 勅署
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
勅諭之曰大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

建學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
 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為變與此朕所夙夜寃心者
 也卿宿學嗜德茲特命為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
 有成士習丕變庶國家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眾
 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命曹國公李文忠以勲臣
 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
 檢撫士恩義並至恒寢食堂廂不休沐私第諄切訓
 召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
 臨觀一日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

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念欲為國家效犬馬
 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
 迪所致故靜自尅責上嘉歎訥頓首問主臣犬馬
 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
 煩不欲為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
 訥感泣頓首謝當是時上時時召儒臣便殿廣咨
 詢國學官李思迪馬懿緘不言上斥去因勅國
 學師生言賢士所為務學者欲推行之有裨于國
 家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補于世學曷故焉今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思迪慙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廷之上君就
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若是乎事朕且然其肯
盡心訓國子生乎今自師弟子一以孔孟爲法副朕
責望之意諸御大學恩意隆洽常 詔大臣曰朕甚
欲尊顯諸生慮未悉吾意諸生入學日久其令歸省
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悉携以來月與粟錢務
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調視有醫賜
予有特恩而郵褒有著令諸愛養至矣巴患 國家
文學之士不如古 命擇弟子員質美能文者得三

十五人 命學士濂教之日程業課功常 召國子
生前問之日爾等讀書暇壹常習騎射矣乎對曰習
之口熟未對日未也 上日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
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粗
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吏部常奏下第舉人授教
官 上諭之日教學之方未求速化譬爲層臺必基
于畚土行千里必始于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遽急
苟且未得此而志彼非徒學者無益亦爲徒勞矣爾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等盛年雖職教當勉修毋自滿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業漸于下卽百工盡然况于學乎蓋時上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備如此一傳建文仗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芟愈出則三十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猗歎盛哉永樂初上諭禮部言我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俊秀豐餼廩蠲繇所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節如舊祭酒胡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上諭儼曰此學子科條抑

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又患天下士所爲學言人人殊殊俗異政無統也論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于是遴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廣等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部國子監及天下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府州縣學。勅盡心講究。毋虛文。于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祭祀孔子于釋老宮。會鄱陽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自是。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仁宗卽位。謂吏部臣言。比來國子生中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慎選以充。章皇帝御製儒學箴言。君國子民。

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于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才。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篇。一原本于君上之躬行。于德意益深篤矣。先是定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缺然。士雜居管巷。正統中。大學士李賢請修建。而廟學益嚴。時兩京祭酒皆得人。北爲李文忠。時勉。南爲陳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祭酒敬宗于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
競別賢否爲勸懲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
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太師
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監聽講
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
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
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
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學成德瞽
宗之政肅于朝廷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漫

漶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隸勅御史
十三省按察司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做
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爲申督者而遣成化中
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
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
稍劣者次之卽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
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于本實而
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惛不務子弟
于學提學御史聞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先是景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
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與歲貢同 成化時禮部
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于義利之辨誠恐
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
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
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
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倣或取之官
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
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

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于 國家哉自令
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
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
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已又以南
京兵部李賓賑饑復議諸生及軍民子弟納米送監
上言國子監育才之地 朝廷資以致治者也近因
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濫今又行此令將使天
下以貲爲賢士風日趨于卑陋安望有資于治理哉
憲宗曰 祖宗以來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

者不得濫進。今賓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才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當是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頒冠昏器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于躬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締視。周旋罄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唔咿之聲。鉤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羣士競奮。前後三年章

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于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國朝督學使者之冠。蓋身先之也。始文皇帝時天下新脫于鋒鏑湯火之苦。俗尚簡質。天子又表章濂洛關閩諸儒先風。勸之于學。言學者有所統而居官者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施于洪熙宣德天順之間。家喻戶曉。博士弟子語獨視其粗合

經義傳旨者錄稍戾忤者汰其爲辭淳質尚欲工而不能時之賢者各往往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二者並修務悖于本實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蓋士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而日專經學研義理不廢也卽閭巷父兄長老亦各往往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及御製大誥榜文故風習最淳異時大學士薛瑄處士吳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爲明儒冠嗚呼甚哉弘治初監規積弛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以編修羅欽順爲

司業皆宿儒時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者欽順念以爲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精稽考公予奪填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耻明道術著功令祈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業人人自以爲得師也鐸初爲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畧曰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以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聞○臣○恐○會○饌○撥○歷○一○切○皆○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
次○之○人○而○欲○脩○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
可○也○擇○師○儒○必○先○將○臣○罷○黜○然○後○力○求○道○德○之○士○若○
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至○于○提○學○等○官○
權○足○以○黜○陟○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爲○最○切○故○必○得○廉○
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庶○足○以○稱○其○任○不○
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托○以○蓋○私○恩○科○貢○由○之○而○
弊○人○才○以○之○而○衰○臣○豈○敢○推○過○于○人○哉○其○實○天○下○之○
士○十○數○年○養○成○于○彼○而○欲○一○旦○責○成○于○此○雖○有○智○者○

亦○無○如○之○何○伏○願○聖○明○精○擇○其○人○而○無○如○用○臣○之○
誤○則○庶○幾○于○教○化○之○職○無○負○矣○夫○國○家○爲○養○上○之○
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不○可○不○慎○也○蓋○科○舉○必○本○于○
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
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物○歲○貢○必○先○于○食○廩○
今○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
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宜○勅○提○學○等○官○凡○日○抄○
等○書○在○書○房○者○焚○之○在○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宜○加○
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廩○者○痛○加○裁○革○而○不○恤○其○

私怨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者皆賢矣。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于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邪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具疏言。國家聚英才教育之備。任使卽選。諸科貢尤恐未精。况邇年來開納粟納馬之令。利未什一。害已千百。彞倫之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源。具條

教人歛才之法。以上而懋。欽順亦疏言。臣聞官不必備。惟其人。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糜餼廩爲國費。况各官爲諸生表模風憲。有缺例于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乞勅該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學等官推選學官。中學行趨卓訓。誨有功者奏補。毋苟爲備員。旨允行。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度外。故學專而識益陋。而郡縣學列官闈。冗未論。卽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之文。蓋程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佔
俾循誦者非心到自得。徒爛于空言而已。又俗日漸
于文異時所崇尚。性理或問諸書。習久而厭。頗以爲
樸學弗好也。于是諸高明雋異之士。顧往往誦習先
秦兩漢之書。爲文章。爛美士爭歸往。王學士鏊至以
爲宜別立科。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者。倣古制
科之選。冀以收非常之士。其反本近實者。爲窮究物
理之學。顧蠶絲牛毛。芬詰汎遠。無可從入。于是新會
陳獻章始復追沂程門主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

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以勿忘勿助
之間爲訣。要其徒尚書。湛若水試禮部。爲舉首。入翰
林。爲編修。官成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庚繹之受
學者至數百千人。論者頗訾其質行。時王守仁謫龍
場。實始悟知行合一。深省于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誠
意特傳之旨。日弘廓簡易。真切高明。拳拳以其道。易
天下士翕然向往。至數千百人。于是天下言學者不
歸王則歸湛。而風俗一變其論。國家立學校之意。
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以明倫名堂。

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離于人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僞之端也倫外無心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植灌溉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校必由此而教之而後無忝于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由此而精之而後不愧于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負于行義達道諸語立教之本甚詳其示教讀訓蒙大

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于咏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

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義理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飭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

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當時士習以辭章訓詁爲學，不復知聖功爲何事。自守仁倡而天下始知立本于求心。一時俊乂響臻，駢集久益，有造其高第弟子鄒守益、歐陽德、程文德先後爲辟雍師。于是名區勝地各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羣人士論心質學考業講德于其中，游談間作而師友之道切劘之益亦因以不墜。蓋庠序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向往者固不得不出于此也。自守仁之說行于時，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惟羅欽順、呂柟爲

最醇呂為祭酒時條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遇事興爭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 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于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遵照 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唯取其不諄經傳理明詞達而止不專于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遐荒鄙邑亦取

士以充用昭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服商賈肆行鄉間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 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病給假三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為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干

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
 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 勅該部重刻儀禮
 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
 辟雍周禮樂語之義 世宗初載垂意于興學明
 禮之務製敬一箴注宋孺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頌天
 下府州縣學風士蓋先天下以聖學如此而大學士
 桂萼疏修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本疏畧曰臣聞先
 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士授職
 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

士不出于畝畝而行不外于彛倫管敬仲曰農之子
 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此
 之謂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
 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各子弟其職在入孝
 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
 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
 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
 之冬官故一登講堂永耻民事有父見荷蓑笠而子
 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
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勅
諭提督學校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
凡人學生徒必求子弟皆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
之每于考較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
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
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
序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爲會
尋繹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

端商之次將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遭不如意者務
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賦畝之中鄉庠之內而駁駁
然有復古之漸矣至舉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
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
決裂經傳擬題講文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
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放心
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
必令申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
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復而近思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之體認深至而後已。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
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
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房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
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
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
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
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
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
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

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
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
復所撰禮圖。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
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
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
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
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
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方上下自
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鞀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于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于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禮時 上用大學士張璪議 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蓋勵有存者又 詔禮部沙汰天下生

員不許附學過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探討歸于古雅爲明文極甚始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卷遷陟于他司絕等卽博士學正錄學博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內臺當是時國學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事叙選而任官其後進士科日益重舉人下第者冀後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頓願就教爲祿仕

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異時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啟而國學愈淆初例開時提學官猶試文理通者而後聽後彌弊濫郡縣學凡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及民間白丁子稱俊秀得納銀齒于學于是尚賈之子卯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之輩咸混迹其中士耻與爲伍而虎闥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又法齒學者無斥退于是燕朋僻友恃蓄聚自恣蔑繩法不守卽有教無所施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屑訓

迪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顧獨類剝員資叙漸下遷往往寬縱取妄說于是太學特爲出身之途舉人官生入監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上援例生亦不過終歲卽序撥而司教者卽欲遲之歲月冀優游于學不能矣方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類皆海內名宿後督學官稍稱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異時高者虛談沾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開門聽請托不忌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過浹

旬月獨品所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問行能考察他
 道藝卽甄考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簿獎
 汰之不復有案質甚乃憚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
 至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剏而人
 駑于奔趨始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遂學以克
 迨科目法行選授舉人之登副榜者凡推選坊局纂
 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
 者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于陟陞無等故廷臣薦
 士以起家學官爲美談後久剏弊師儒之職益輕會

試副榜者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
 甘心焉因取克位精力旣倦學術紕繆無能爲諸生
 先于是奔走有司結媾富豪凡月考課及上下三等
 簿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冗蠹甚矣弟子員各以其
 意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
 課缺然始 祖宗以經術作人俾研討義理簡黜身
 心爲文一主典質諸剽竊老莊及獵奇鬪異者槩不
 錄于是文治漸開自 弘治迄 嘉靖初最盛其後
 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卽戾經畔義者皆

得雋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以爲取足行文而止于微義與辭固無俟深解爲也于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論卽異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擬題構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益靡濫而少俊者多得雋用猖狂自恣甚至淫營酣歌伍俳優不耻彼其以國家設科取士直爲祿利資旦夕效高第取右職試官異時業棄如弁髦卽夙昔受學師升沈稍異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他

遑暇問哉

萬曆初韓臣自降

詔申

勅國家用

經術造士爲實學禁勅書院標門戶聚黨爲空談重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勅遣歲貢士若附學生勅嚴遴以克然謬悠日久未易卒返夫正學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修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要術衛道之嘉謨也今天官春官國學官郡縣提調教官畿省督學官疇非任正學之任者天下中和之士自足供一代之用太祖良法美意咸載在方策間誠慎簡其人力行舊典教士不專責記誦而導

之以潤身校士不專試詞章而稽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爲逕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聚語之第令于聖經賢傳字釋句解沉潛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奚患人才不古若哉

續通考曰 二祖篤建二雍紹隆周室 列聖

光嗣丕贊前徽一代人賢之盛近古莫並焉太學諸生槩列四途日貢日舉日廕日例貢若師達許觀虞謙張本周新劉子輔吳寬舉若夏原吉楊鼎陳諤陳綱姚夔商輅彭時王恕岳正張

寧羅倫陳獻章何景明朱希周蔭若張敷華例若羅玘或以行義或以風節或以功業或以理學皆卓然特出著名當世不特掇巍科躋廡仕徧于中外已也 國初太學生皆貢自郡邑選鄉學之秀彥者克之其後乃有各省鄉試舉人時進士之科未盛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諸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科旣重太學生成材者與天下賢士盡入蒐羅于是內外要重之司皆歸進士而舉貢所稱監生者則有遺賢銓入

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州正而臺諫藩
 臬則必待其歷官有譽而後得之○然亦千百而
 什一耳○往年江陵張公當國○嘗力主三途並用
 之議○僅一行焉○而輒不能繼○豈太學之英能盡
 錄于甲科耶○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終



